

菖蒲雅韵： 一株草的美学历程

黄银凤 周益

五月的宁海，山岚氤氲，溪水潺湲。天明山脚下的宁波市玫瑰美术馆内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正在悄然展开。首届宁海菖蒲美学艺术展在此启幕，来自不同领域的四五十位艺术家以菖蒲为媒，将这一承载着中国文人精神密码的雅草，与孕育了潘天寿雄浑笔墨的宁海山水相映成趣，碰撞出独特的当代审美意蕴。

展厅入口处，摄影师柴晓冬的《溪洞寻蒲》系列作品率先将观众引入意境——晨光熹微中，野生菖蒲倔强地扎根于火山岩缝，叶尖垂露折射出七彩光芒，恰似宋人舒岳祥笔下“瘦鞭走石蛟龙窟，细叶穿苔虎豹须”的诗意再现。

这场展览的灵感，源于宁海菖蒲雅集的悠久传统。自十年前第一届菖蒲展举办以来，菖蒲爱好者们以“草民”自称，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如今的跨行业群体。宁海书画家吴宇鸿作为第一届菖蒲展核心成员，深情回忆道：“我们都是业余玩蒲，但这与书画、古琴等雅事一脉相承，本质上都是文人生活态度的体现。”



参展作者孔观东为小观众讲解。(黄银凤 摄)



《绿上蒲华》

1 赏蒲： 千年文脉的当代回响

菖蒲的美学历程，堪称一部缩微的中国文人精神史。从《楚辞》中屈原以“菰”（菰即菖蒲的别称）喻君子，到苏轼《石菖蒲赞》中“忍寒苦，安淡泊”的礼赞，再到明代文震亨《长物志》将其奉为“第一雅草”，这株看似寻常的水边植物，早已超越其自然属性，升华为文人精神的物化象征。

展厅入口处的展板精心陈列了历代名家笔下的菖蒲。在花鸟画兴盛的清代和民国时期，菖蒲成为画家们钟爱的题材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题诗：“玉碗金盆徒自贵，只栽蒲草不栽兰。”金冬心更是痴迷菖蒲，将书斋命名为“九节菖蒲馆”，他笔下的菖蒲古拙苍茂，别具韵味。从苦瓜和尚、八大山人到吴昌硕、齐白石，历代名家皆以菖蒲入画。近代文人郑逸梅盛赞菖蒲“有山林气，无富贵气，有洁净形，无肮脏形”。

如今，菖蒲文化逐渐从文人雅士的私藏走向大众视野。此次由宁波市玫瑰美术馆馆长王琛策划的菖蒲美学艺术展，将菖蒲与书画、家具、装置艺术相结合，赋予其当代审美的新形式。

几十盆菖蒲与奇石、砖瓦、明式家具等从画中走出，融合到现实的展览厅，刚劲与灵秀并存，构造出一个文人气息浓郁的场域，并和户外的山林景观相映成趣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贺圣思、朱开益、陈林干、董根友、华海镜、魏墨等书画名家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作品。“甬上四老”之一的贺圣思的文人书法《及泉承露》与菖蒲小景构成萧疏独立的文人画境；笔耕50年的国画家朱开益的传统清供图，与案几上的菖蒲相映生辉；王琛的书法《天下雅草》潇洒飘逸，与枯石中生长的菖蒲构成野逸之趣；宁海中学教师、书画家应伟建送展的水墨紫藤作品充满春天的气息，让水墨的韵味与菖蒲的清雅相融相通……

柴晓冬透露，他在郊外租有五亩地专种菖蒲。此次他送展的菖蒲展区布置强调自然意趣：香炉为盆的菖蒲质朴典雅，龙根磐石展现岁月质感。此次展览中，钱天林的金奖作品尤为讲究——“他的菖蒲必须经风吹拂，连雨天移盆都严格把控”。

“看这龙根，比钢筋还要坚韧。”展览现场，吴宇鸿用指节轻叩展品《九节长青》的根部。这盆栽种在汉代画像砖残件上的菖蒲，根系已与砖纹中的车马出行图浑然一体。叶尖垂落的露珠，映照着展厅内川流不息的参观者，仿佛在诉说千年的故事。

2 寻蒲： 一株草的美学历程

宁海，依山傍海，文化氛围浓厚。自古以来，这里就有喜爱菖蒲的传统。这株生长在水边的寻常植物，在宁海这片沃土上，演绎出一段绵延八百年的美学传奇。

南宋末年，宁海学者舒岳祥为躲避兵荒马乱隐居雁苍山，写下“山窗偶闲静，无事忆菖蒲”的诗句，将菖蒲从溪边野草提升为文人案头的清供。这位历经宋元易代的文人，在菖蒲中寻找精神寄托。舒岳祥笔下的菖蒲，已非自然状态的植物。明代《群芳谱》记载古人夜读常在油灯旁置一盆菖蒲，因其能吸收灯烟而不枯，这种实用功能与精神象征的结合，奠定了菖蒲作为文人植物的基础。舒岳祥的菖蒲诗，实则是那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画像，通过一株草表达了对气节的坚守。

明代方孝孺曾云：“角黍盘，菖蒲酿。榴花亭上，来日庆端阳。”宁海文脉，自古与菖蒲相系，历久弥新。

菖蒲在浙东文脉中的第二次绽放，出现在近代艺术大师潘天寿的笔下。展厅入口处展板上展示了潘天寿的《菖蒲图》：磐石般的墨块间，几茎菖蒲以金石笔法写出，叶梢飞白似剑气，流露出对故乡草木的深情追忆。

潘天寿将菖蒲从书斋案头搬到了宣纸上，极具金石韵味的线条勾勒出菖蒲挺拔的叶姿。他的《菖蒲图》不仅再现植物形态，更通过笔墨的浓淡干湿传达出“清、奇、古、怪”的审美趣味。潘天寿的菖蒲画作，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，展现出雄强刚健的现代品格。在《记写少年时故乡山村中所见》中，竹、石、菖蒲赫然其上，可见家乡的菖蒲始终留在他的记忆深处。

从宋代文人舒岳祥隐居雁苍山时为菖蒲赋诗著书，到今日的菖蒲美学艺术展，一株雅草完成了从自然物到艺术符号的华丽蜕变，成为宁海文人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。

3 养蒲： 雅道不在远，寸心即福田

观蒲草，可思淡泊；养菖蒲，妙在澄怀。

吴宇鸿回忆，每年农历四月十四，他都会拿把小剪刀，给家里的几盆菖蒲修剪一番。剪完之后，还用清水将新叶和盆仔细清洗一遍。这种仪式，他已经持续了好几年。

菖蒲在古人心目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植物竟然还有“生日”：四月十四，菖蒲生日，修剪根叶，积海水以滋养之，则青翠易生，尤堪清目。”菖蒲还有自己的月份，农历五月亦被称为“蒲月”。

菖蒲不像一般的草，一岁一枯荣。它可以历冬不死，蒲寿千年。菖蒲与兰、菊、水仙并称“花草四雅”。

说到菖蒲栽培历史可谓久远，《诗经》有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”的诗句；在《礼记·月令篇》中亦有“冬至后，菖始生。菖，百草之先生者也，于是始耕”的记载。

菖蒲的好处多多，可以适情，可以养性，是文人书斋中祭奉至圣先师孔子不可或缺的圣物。书斋中有了它，便有了清趣。这些原因让菖蒲成为文人案头

吴宇鸿邂逅菖蒲，是在宁波一位书画友人的书斋中。案头上那个素雅的紫砂盆里，几丛细叶青翠欲滴，令他怦然心动。此前只在古人书画中见过的菖蒲，此刻竟在眼前鲜活起来。返家后，他四处寻觅，甚至动了张贴“征蒲启事”的念头。记得那年寒冬，他踏雪寻蒲，在积雪半掩的溪涧石缝间，发现几株青翠依旧的菖蒲，其耐寒品性堪比松梅。

2009年前后，吴宇鸿的好友宁海藏家“漏室”在金华古城偶见一盆短小细叶的珍品野生菖蒲，软磨硬泡以百元高价购得。吴宇鸿从中分得一苗，精心培育成一大盆。可惜这盆心血之作，因一次外出写生时家人照料不当而枯死。他黯然神伤：“多年心血付诸东流，令我一度搁置了养蒲之乐。”然而菖蒲“九节长青”的品格已深植其心——根系坚如磐石，不挑生长环境，能在石缝中生存，恰似文人高洁不屈的精神写照；不需要太多养分，耐得住清寒，正如古人所说“耐得住严寒不改其志，与白石为伴更显高洁”，就像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。

十年来，在吴宇鸿和草友们的推动下，宁海菖蒲文化蓬勃发展。2018年陈龙在宁海大观园举办融合书画的菖蒲展，2019年田金菖蒲展和前童“石镜寒泉”展相继登场，2021年柴晓冬、王昕的《蒲月素影》展惊艳亮相，直至2025年王琛策划的这场菖蒲美学艺术展。这些展览呈现出三大特色：一是展览空间从传统展厅拓展至古宅园林；二是艺术形式从单一盆栽发展为书画、摄影、装置等多元呈现；三是参与群体从文人雅士扩展到市民，使菖蒲欣赏成为大众美育的重要载体。

野生菖蒲的分羹，如今在宁海草友们的紫砂盆中延续着八百年的文脉。遥想宋末，舒岳祥在《苏墅集》中写下诗句时，凝视的或许就是同样的青翠。

清供必备。

明代李时珍调查研究后认为，菖蒲有钱蒲、泥菖蒲、水菖蒲、瘦根石菖蒲和粗根石菖蒲五种；也有分六种，即金钱、牛顶、虎须、剑脊、香苗、台蒲。一般文人作为案头清供，大都以叶片细密短小者为上品。

金钱菖蒲因叶子中间形成一个圆圈，可置放一枚铜钱而得名；虎须菖蒲因其叶片细长似虎须；宁海溪涧中石菖蒲则多见，亦称细叶菖蒲，叶比虎须更长更阔。

近年来，多肉植物的种植成为一种时尚，菖蒲作为另一种小众盆景，它更像是一位隐迹山林的高士。

“早先精品菖蒲能卖到上百元一盆，如今福建人工培植品种占领市场，价格跌至10元左右。但人工蒲叶宽而肥硕，野生蒲则细密短小，那种‘逸品天成’的野趣截然不同。”谈起菖蒲的市场变化和种植经，吴宇鸿特别说明：“我们坚持不用化肥，追求的是自然天成的韵味。”

“野生菖蒲市场价格十年跌去数成，文化价值却翻了几番。”王琛如是说。

4 问蒲： 草木金石的对白

展览中，一件北宋景德镇窑口青釉闻钵格外引人注目。钵中菖蒲根系如龙须缠绕火山岩，岩缝间还残留着古代窑工不经意洒落的瓷土。“草木赋予金石生命，金石赋予草木力量。”这盆菖蒲的主人陈龙轻抚钵体古朴的纹路。窗外天光和煦，钵中水光潋滟，令人恍若穿越时空。

陈龙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宁海县工艺美术家协会主席，善丹青、工传统手工艺及园林造景。现场展出的——一幅他的画作，拓自他收藏的古代香炉与菖蒲，金石与草木相映成趣，刚健中透着温润，古拙中暗藏生机。

陈龙收藏的菖蒲盆器堪称一绝。“菖蒲盆以紫砂和瓷器为主，明清紫砂器尤为珍贵，瓷质菖蒲盆多采用素雅青花或浅绿彩，也有全素白瓷，与菖蒲的青翠相得益彰。”他特意邀请宁波工艺美术大师定制紫砂盆，每个盆都请书画家题铭。“养蒲器物贵在天然，文玩香炉、手工漆器都是我亲手制作。名贵材质反而失其真趣，好比和田玉盆种蒲就显得格格不入。”

这种“草木金石共生”的哲学，在展览中得到完美诠释。宁海藏家“漏室”用古砖培育的菖蒲与古砖拓片相映成趣，“不语斋主人”在素胎瓷器上绘制菖蒲后再栽种实物的创意，展现了古今交融的审美意趣。

吴宇鸿曾将菖蒲栽种在古砖制成成的花盆中，这一创意源自古代金石书画家笔下的《博古图》《岁朝清供图》。千年文字图案与青青菖蒲相映成趣，更显古拙文雅。宁海古琴师吴晓灿则效仿古琴大师管平湖，在琴桌前摆放菖蒲，坚信“菖蒲能听懂琴韵”。

菖蒲之趣，可入诗、可成画、可铭石、可谱曲。王琛说：“菖蒲的玩家群体虽然小众，但大家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语言。在这里，我们并不评判好坏，而是通过菖蒲这一载体，找到彼此精神上的共鸣。参与这次展览的老师，其实没有一个是专业养菖蒲的，因为菖蒲在这里已经超越了盆景的范畴，它属于文房清供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表达。”

上个月，王琛提出办菖蒲展的想法后，大家一呼百应，热情很高。这次活动筹备时间很短，仅用半个月就完成了征集。王琛通过电话和朋友圈联系，参与者大多是熟人，大家把家里养的菖蒲带来，就组成了这场展览。

这场菖蒲展不仅是一次艺术展示，更是一场跨行业的文人雅集。菖蒲作为清供之物，连接了家具、书画、收藏等多个领域，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延续与创新。

菖蒲与书画、家具、装置艺术交相辉映。展览现场，宁海藏家“漏室”还原古代文人书房场景，展出的画作大多为其近年来所创，内容紧扣菖蒲文化，围绕清供主题，搭配佛手、芙蓉、铭文砖等传统意象，呈现出古朴典雅的文人趣味。

当我们在展厅里欣赏那些与光影共舞的菖蒲时，八百年前舒岳祥的诗句仿佛在耳畔回响：“试拈九节风前嗅，已觉登仙不用扶。”这种跨越时空的美学共鸣，正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模样。这株曾被屈原佩戴、被苏轼吟咏、被潘天寿描绘的雅草，因文人雅士的情感投射和文化创造，成了永恒的艺术精灵。

（图片除署名外由王琛、柴晓冬、周益提供）



《蒲线拳石》



《无语清香》